



採訪：胡錦鴻 林俊甫
 陳炯毓 邱金德
 吳允升 林慧秋
 撰稿：陳炯毓

■社長：「所以說現在刊物的經營實在非常困難」。

侯前社長：「那你為什麼還要經營」

就目前校園內各社團的經營或多或少都有困難，對於這個問題學長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：

我們那時候的電影委員會也有這樣的問題。當時影委會都是一些懂電影的人在做，所以就說，每次都這樣放，為什麼沒有人好好選一些好的片子來放？譬如說什麼航向死亡角，那種爛片在那邊放，然後小貓二、三隻，真的還有貓狗跑進去看。所以第一年我們放的電影就比較考慮到大家的需求以及藝術性，果然推出後佳評如潮，還有人常常會跑到影委會指著幹部名單說：「那個影委會主席侯文詠是誰？」知道是我後，就對我說聲「讚！」然後就走掉了。所以當時我就誤以為我們影委會很受支持，反應非常好。

第二年開始，門票我們要加收五塊錢，結果反對聲浪四起。然後過不久我們付諸表決，結果差2票沒有通過，本來想說集體辭職的，

侯文詠

台北醫學院醫學系(691)，台灣嘉義人
 在校曾任綠杏39期社長、攝影社等社社長
 並在北醫人報，北青，各大報發表散文
 曾得過全國大專學生文藝獎

現為台大麻醉科醫師

著有：

小說—七年之愛，誰在遠方哭泣
 散文—親愛的老婆、點滴城市
 兒童文學—頑皮故事集

不過後來覺得少做一點事就好了，所以原來要放12部的後來就改放8部。改放8部後，大家也是佳評如潮，沒有人在罵，所以我就覺得這群動物，很接近中華民國目前的現狀，那就是你做得好一點會有人喊讚，但是大多數人還是不知不覺的，而這些人什麼時候會有感覺呢？就是你要向他們多拿一點錢的時候。所以我當時就學會去面對這樣的團體，因此我現在不論對那個團體都抱持著這樣的評價，當然有些團體還好啦，不過基本上一個大團體經常都是這樣的。所以一個做公共事務的人一定要有這樣的認知。但是對於這些人，我一樣很有辦法，像是有一年校慶，我就跟他放戰火浮生錄，因為校慶大家很無聊，又常常會帶自己的女朋友進來，所以那一場我就故意收30元（平常25元），結果場場爆滿，賺一次場就“去一芒回來”了。所以想想有時候真的為他們好的時候，他們每個人反對，那麼與其這樣，不如用資本主義的流動性，你愛看就自己進來，不愛看就算了，而不要用共產主的方式，強迫每個人都喜歡。

因為大眾對於有價值的東西，他寧可花多一點錢，這是自由市場決定一切。所以當我想通這做事方法以後，我發覺這樣一年賺他一次，我就可以把社裡原有的差額通通補回來，不但補回來，而且這一場也算在一年所放的8場裡面（沒有多放），因此我那年盈餘很多。

■做官與做愛

我們常常做事的時候會覺得掉入陷阱中，但至少到目前為止，不管我做什麼，我都會先看清楚我做得來做不來，我的對象是誰，什麼樣子，而不會讓自己掉入一個失敗的圈圈，然後自己在那裡發牢騷。有的人就是又愛做，做一做又抱怨，抱怨完又很灰心，這情形讓我想起自立早報的一篇文章，叫「做官與做愛」，內容是說邵鈺銘卸任後，覺得很累，呻吟聲四起，精疲力盡，可是又很眷戀這個官，所以作者就覺得很奇怪，做官的人都哀嚎遍地，但是都沒有放棄，叫得愈大聲愈愛做，而這種情況只有一個，那就是在做愛，所以他認為做官像做愛。

我是覺得如果真的那麼痛苦的話，那你乾脆把那痛苦的擔子丟給民進黨就好了，為什麼還眷戀不放呢？

■辦社團同時交朋友

我覺得辦刊物是有二個方面的，像我那時候綠杏有個康樂股，專門辦辦郊遊，吃吃飯，因為我覺得綠杏如果不好玩我們就不要了。而且我做綠杏社長的時候，就常常假藉名義交朋友，但當時人在其職，不能講這種話，所以一定要說：「只要北醫好，只要國家強，只要綠杏大」我們「不要錢，不要命，不怕死」。要出一本綠杏很簡單，只要我和總編關起門來寫就可以了，但是做得這麼辛苦要幹什麼呢？太累了嘛。

但是我現在看很多辦社團的，他們都太專注了，以為社團做的事是多麼偉大，多麼了不起，其實當你以後回頭再看的時候，會發現那只是人生發展階段的一個小部分而已。當然也是要把它做好，但如果你能在辦社團的同時，認識很多的朋友，有更多心靈上的交會，那將會是你日後最大的資產。像我每年都參加山地服務隊，一直到四年級。在那期間我找到了我

的老婆，但其實我一年級就認識她了。

她當時是南友會的副會長，而我看那個女生一幅很跩的樣子（人稱大牌），我就很不爽。但後來四年級出耕莘山地服務團的時候，一起在那邊吃苦耐勞，才發現這個人也可以打拼，與以前在學校給我的印象有點不同，所以後來才漸漸與她相識。

這一切都是很意外的，就人生的意義而言，找到你心愛的老婆而能在某一個點上得到一個很意外的收穫，那不也是很值得嗎？

■我發現而且我可以確信，如果我們用現在的方法，現在的模式讀書，然後乖乖地升上去，一定會後悔的....

你們到愈外面你就愈會發現，學校所講的，真的跟外面不一樣，那是不是這兩件事情可以連在一起？

我自認我在四年級之前是比較封閉的，常常用學校的眼光來看事情，但因為我在外面認識很多學長，常常跟他們有聯繫，接觸；在跟他們談了之後，我發現而且可以確信，如果我們用現在的方法，現在的模式讀書，然後乖乖地升上去，那一定會後悔的，也就是說你會很不甘心啦。譬如說，你一畢業到台大，一開始薪水4萬而已，每個禮拜上班一百多個小時，然後其中你還要向院裡的所有人敬禮。整天忙下來，回家唯一的享受就是睡覺。在你25歲到30歲出來的發展的過程中，朋友的紅白帖、約會、聚會你都沒有時間參加，也不敢參加，等到你都30幾歲了，變成CR，然後台大沒有缺（待不下去了），只好到一些小醫院去當VS。OK，現在台北市的行情，VS一個月十幾萬人家搶著去，好，那麼等到你們的時候搞不好只剩七、八萬。又你30歲出來，你只學會你去會的那一科，但除此之外，你什麼都沒有，天天陷在一個網路之中。

我高中的同學現在有的做建築業，有的做

電腦業，聚餐的時候，我說：「晚上我們去那裡坐一下」，他說「好啊，我找幾個朋友一起出來」，結果來的不是台北市議員就是什麼處的處長。他們跟這些人平起平坐，而你在那裡就會覺得尷尬。你每天的生活就如開業醫師一樣，早上九點、十點起床，開始門診，看到晚上八、九點，出去吃宵夜，隔天又睡到九、十點起床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想想看，這樣的生活你真的要過的嗎？

我在醫五、醫六的時候，曾仔細想過了這一點，所以就開始有一個想法，那就是我要把我的興趣——寫作，化為專業。那時我是看了一個學長刊在北青上面的一篇文章，叫做「太太與情婦」。這個人本身對宗教非常有興趣，也很有研究，而且論文也常發表在「食貨」雜誌上，他在那個領域之中是相當專業的。在中華民國臺灣研究宗教的人，他自認可以排得上前三名。但他後來對我說：「像我們這種人沒有辦法從事這些研究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從沒有好好把史記、資治通鑑看過一遍。而讀這個就好比是我們的基礎醫學，沒有經過這一段很無聊，很痛苦的過程幫你打底，你永遠只是業餘的！這就是專業與非專業的不同。」所以我就想，如果我一直只是維持在非專業的情形之下，那我永遠只是興趣而已，搞不出什麼東西。而且他對我說：「在我們到了6、7年級的時候，不管你是會打保齡球、彈鋼琴、或是說日文，都漸漸會被消滅掉。因為醫學這一科實在太大了，除非你的興趣是專業的。所以在5、6年級我面臨抉擇的時候，我想，如果我要繼續維持我寫作的興趣的話，那勢必要把它變成專業。

那要如何變成專業呢？我當時的想法就是出一本書，一本有商業市場的書。但是你有沒有專業水準如何能吸引書商來為你出書呢？所以我就到處參加文學獎，結果醫五到醫七，一共得了7個獎。到了畢業的時候，果然就出版

社願意出我的作品，那就是七年之愛。但我不是說那樣子我就已經變成專業了，其實由非專業到專業的整個過程，至少也要十年的努力，像三毛、林清玄、張曼娟，他們都寫了十年以上才有今天。所以本來我是打算七年級的時候就能走入專業的，不過現在覺得不是那麼簡單的，所以你們如果有一些比較非專業的東西，想變成專業的話，現在勢必要好好的打基礎。像我小學5、6年級的時候，就看完福爾摩斯以及亞森羅蘋；到了初中的時候喜歡看看散文，而到了高中就想看看外國翻譯的作品。像志文出版社那時候就出了很多有關哲學的書，我看了很多，但是好像都沒有讀通，不過倒是講得滿多的，像叔本華尼采的，那時候讀得每天都想自殺，當然這是我的經驗而已，不是說你們每個人都應該這麼做。

還有我大一的時候搬進宿舍，發現架子上有張愛玲的小說集，有事沒事就會去翻一翻，結果愈看愈好看，於是就把所有張愛玲的小說都看完了。在讀完之後，就陸續接觸到一些30年代的作家，如錢鍾書、老舍、茅盾、魯迅。但是他們的作品在那個時候是禁書（匪書），如果你去看北青38期，那裡有一篇「歷史的轉瞬」那大部份是我寫的，主要是那些書的心得報告。到了3、4年級，我就開始迷電影，看了之後其中最喜歡的是瑞典導演柏格曼的作品。後來當影委會主席的時候，喜歡看日本片，覺得小津安二郎的電影非常的好看，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「秋刀魚的滋味」。在瘋狂了一陣子後，就喜歡聽音樂。其實我興趣的發展是多方面的，我覺得人如果要下定決心好好做一件事是很難的，但有時你會有股風潮（熱潮）。有時候你會愛看電影，有時候不會。像我那個時候，早上就帶3個麵包到電影院，從早上八點一直到晚上七、八點，看得昏頭轉向，才回到宿舍。回去之後便倒頭就睡，也懶得洗澡，然後就做梦。因為那天看了七部嘛，所以夢境

就由第一場串到第三場，再接到第五場這樣。好不容易睡醒了，不曉得自己是誰，後來仔細想了一下，才知道我是侯文詠，那時很失望，你知道嗎？覺得自己怎麼這麼平凡。

■成績與社團

我那個時候的成績，是大概在四、五十左右，屬於中央偏右，太右了就不好。畢業Apply醫院的時候，我在澎湖當兵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接到台大麻醉科主任打來的電話，說他對我很有興趣，希望我回來參加台大的面試，我問他為什麼會對我有興趣，他說，看你履歷表後面的社團經歷，我覺得我們院裡需要一些像你這樣的人才，於是我就連夜坐飛機趕回來，結果就錄取了。有時候我們會發現班上“右派”份子，成天只知道k書，其實如果你以後不打算走學術路線的話，你基礎醫學讀得再好有什麼用？以後你到醫院去就是比不上R。而學校的成績，說實在話，只有在apply醫院的時候有用，進了醫院之後，真正活躍的，大部分還是那些具有豐富社團經歷的。所以我是認為讀書的時候，概念性的東西抓住就好，其他的時間應該儘量去發展自己。

而且北醫最大的好處就是學校不管你，你也不管學校，而同學不管你，你也不管同學。你在北醫，永遠能找到很好的人才，不管你是想音樂、藝術、寫作等等，只要你肯踏出你的腳步，一定可以找到旗鼓相當的朋友，這是北醫最厲害的地方。所以我覺得北醫給我最大的資源就是人的資源。像那時候做綠杏，我就常常坐在刊物室裡面跟學弟妹們說笑話、聊天，所以經常有我在的地方就會圍著一團人。當有採訪或什麼事的時候，就隨手拉了2個說：「拜託一下」就去做事了。

■回首看從前

我大一進去的時候，有發一份問卷說：你想你將來的薪水會是多少錢？我那時候寫40萬

；後來到大四的時候比較現實了，寫10萬；到大六的時候，又填了一次，那時就只填了4萬。至於女孩子，我以前的要求是第一，要長髮飄逸，第二要懂得欣賞詩，第三要會彈piano，第四還會吐點血；但是現在我喜歡美麗多姿，健康活潑，可溝通的女孩。所以我覺得我大一進去的時候茫茫的，一片茫茫的，沒有想過我的收入，也沒想過我的老婆，每天最大的樂趣就是「追求」覺得我每天追求一件事，就可以學到一件事，所以我大學七年都一直在追求。而那種追求的過程，對我的成長幫助很大。那時候所認識的，第一是朋友，第二就是我從懵懵懂懂的文學外面進入到比較專業的領域，再來就是看了很多電影，從對電影懵懵懂懂到對電影有所認知，最後就是看了很多的書，真的很踏實地看了很多的書。這些東西現在都變成我現在的基礎。如果你們之中也有人走上我這條路，而且已經走到了這裡，社會不會再給你時間去讀書了，它只會一直的想挖空你，有些人一天混過一天。講起話來好像也頭頭是道，但他們自己真正抓住的東西，可以說非常的少，這是一定有差別的。以後不管進入什麼領域，你有讀書或者沒有讀書，或你有經歷過什麼，而沒有經歷過什麼，坐下來聊天，不用十分鐘就可以看得出來。所以肚子裡有沒有東西，全看你這段時間有沒有好好充實。

■未來的寫作計劃

我很久沒有寫小說了，可能再想一陣子會再繼續寫，另外在散文方面，我想我還是會陸續寫一些以「我」為主題的作品，如現在我幫皇冠寫的「大醫院與小醫生」來回顧我當時做intern的時候，那因為現在已經比較老了，以現在的眼光回去看，可能會看得清楚一點，而且我不要寫那些很痛苦的人生。然後就是像「點滴城市」那種比較論述性的文章，希望一年能夠維持著大概出個一、二本的書這樣。